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增注唐策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增注唐策卷九

策

陸贄請對羣臣論事狀 本傳德宗問贄事切於令者贄勸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聽納無倦因是極諫言

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

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崇曰以上並奏議文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竇曰噎一結切食窒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崇曰奏議云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崇曰奏議此下云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崇曰記中庸云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

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崇曰奏議此下云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恩則其

效忠溥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崇曰記中庸云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疑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者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者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崇曰奏議此下云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張曰左襄二十年云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張曰烝民詩云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人賛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惡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崇曰奏議此下云淳風浸微其臣尚諛其君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

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

崇曰奏議云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奬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勑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熈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睎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漸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

然而

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崇曰奏議云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崇曰奏議此下云願以貞觀故事為揩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不宜以此梗塞進言之路也崇曰奏議此下云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董曰參陟加切張也崇曰奏議參作修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

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恒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

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眩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盡矣厲威恣愎必不

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慄者至而情理之說不中矣崇曰奏議此下云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絶者葢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

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崇曰奏議此下云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與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人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棲下則心固不得矣務

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冐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疎隔而諱忌者乎

陸贄論尊號狀本傳德宗議益大號贄謂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要小有變革為朕計之新史頗畧今並載奏議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

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切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崇曰前哀帝紀建平二年夏詔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

受命之符朕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
自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
皇帝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
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
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
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以俯
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
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
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

深自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夐古外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至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其實患哉從之

陸贄論赦書事條狀本傳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使商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欲激之即建言云云新史頗畧今附入奏議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盱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過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誦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適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皇輿

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卹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兹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其須改革科條

已別封上竊以知過非難改之為難言善非難行之為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崇曰易咸卦云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本傳德宗時貢奉稍至二庫别貯貢物贄諫以為於古無傳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

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

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崇曰以上並奏議文）令之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税賦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弭寇令師旅方殷創痛呻吟之聲未息（崇曰奏議此下云忠敬職守之效賞賚未行）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崇曰以上參入新史文）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茍異恬默能無怨咨

此理之常固不足怪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

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今兹二庫珍

獘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

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

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

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

賜有功坦然布懐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毎獲

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崇曰以上並奏議文崇曰以上並奏議文參入新史文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崇曰奏議此下云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替萬

目皆弛　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崇曰奏議此下云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崇曰奏議此下云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者在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崇曰奏議云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

義參虛實揣輕重崇曰奏議此下云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入不倦者則存乎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崇曰奏議此下云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崇曰奏議此下云使入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

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崇曰奏議此下云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為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崇曰奏議此下云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官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寵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便捷於事人賠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

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不本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懽心厚賜之可也

陸贄論賜渾瑊詔書取散失內人等狀

大難始平崇曰奏議此下云法駕將返而百役疲瘵之𠮧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崇曰奏議此下云傾耳竦肩想聞德音崇曰奏議此下云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降福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損之又損艱之惟艱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

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崇曰書武成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弔死義搞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安反側寬脅從

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崇曰奏議此下云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伯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困國如不及懲亡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哀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践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

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崇曰以上係奏議文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亦出其中崇曰奏議云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職各暫異行舉不能頓殊也

今乃謂不能舉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崇曰奏議云求不廣則下位罕進用常乏人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崇曰奏議云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崇曰奏云是知雖易於求材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

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令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逾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横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自禄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内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

是謂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過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

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

示退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賊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獘不戰而屈人

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乗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措置乖方一失也課責虧度二失也財匱於兵衆三失也力分於將多四失

也怨生於不均五失也機失於遥制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闗内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鳯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

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通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内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奏

陳子昂奏八科本傳武后時召見使對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八科

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指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

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益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道勑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

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器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

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
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
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葢以常信任者不
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驕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
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
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
一噎而止飡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
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

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禄寵秩妄加甚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葢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邊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

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對

陳子昂對三事本傳武后時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

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與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董曰輶夷周切輕車也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賢之實使愈出天下愈獘徒令百姓治道路送迎往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

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析衷者（崇曰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崇曰老子大國章治大國若烹小鮮）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

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嚚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來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魏或困水旱或頓兵役叛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

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邊境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崇曰賈誼云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諫

朱敬則羅織獄諫本傳武后稱制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故諫云云后善其言

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

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富而庶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崇曰史斯上書云孝公用商鞅之法國以富强諸侯親服又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秦卒用其計以斯為丞相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寛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崇曰史始皇紀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前徐樂上書云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陸賈叔

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皋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崇曰通降漢從弟子百十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試為之於是與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習之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忽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

變之善也崇曰漢書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崇曰西漢十二帝紀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崇曰莊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注蘧廬猶傳舍也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芻狗捐崇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于其下使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同上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

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武后初天地草昧内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崇曰前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任其賈以類相擬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崇曰詩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

分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薛登諫絶四夷質子 本傳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見中國法度還並為邊害乃諫云云武后不納

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邊人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

亂崇曰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其後漸為民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邊庭矣宜漸徙內郡雜胡於遠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云云大多不載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五戎亂華時服其深識懷帝永嘉五年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七年春正月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

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氊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

吳戰陣使之叛楚崇曰史吳世家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崇曰晉載記序云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綢居都邵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龍旌帝服建社開邦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危平

城崇曰高祖紀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與匈奴共拒漢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刼邊人繒綵麴糵歸陰山而已見上注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崇曰史秦紀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入秦繆公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內史廖曰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乃歸由余繆公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降秦日

磾盡節崇曰前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漢封為列侯武帝疾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遂為光副賛曰日磾以忠信自著世名忠孝七世內侍然臣慮備豫不謹則戎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

增注唐策卷九

增注唐策卷十

言

高郢復上言 前書奏未報復上言云

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絶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

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隂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崇曰孝經應感章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崇曰書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

務行寛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為

陛下惜之皆不納

杜牧罪言 長慶以來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

俗益卑懦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其他不能蕩而自若也雁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為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

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城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

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瀕回轉顛倒横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

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呉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呉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

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
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罝捨果自治
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
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數千里植根
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
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
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
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

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

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以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封事

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 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云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 崇曰經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陸

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崇曰晉陸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欲述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云云大安初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又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覩士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崇曰漢王欲拜信為

大將擇日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迺信也一軍皆驚

蜀用魏延羣臣觖望崇曰先主遷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崇曰馮唐趙人也文帝輦過閭唐曰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齊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良久召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對曰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嘗一入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此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

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為天下無雙時方歳事匈奴而卒不任崇曰廣數從射獵格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崇曰晉羊祜伐吳晉泰涼屢敗祜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云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歴訪文

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沴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跎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崇曰亞夫擊吳楚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崇曰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卒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

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崇曰前陳湯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國所稱後賜爵關內侯吳呂蒙就學不倦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後封孱陵侯晉馬隆少而智勇以武吏後封奉高縣侯孟觀少好讀書解天文後為安南將軍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賞者禮

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則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頗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令罰既不行賞復難信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虚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虚賞

之格乎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請借近以為諭太宗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今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向使將能殺敵則此虜望塵卻走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

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善若市其良以益中國使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略

李翺條復太平大略憲宗時中進士第元和中上言云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

興之盛無以加臣見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夕斬師道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畮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

崇曰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注桓子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令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沈道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獘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

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致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箴

張藴古大寶箴太宗初即位上箴云此篇新史不載係將舊史纂入

詞曰今來古往王崇曰選潘安仁西征賦古往今來邈矣悠哉俯察仰觀崇曰易繫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惟辟作福崇曰書洪範篇云惟辟作威為君實難崇曰語云為君難宅普天之下崇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處王公之上崇曰漢文帝詔朕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崇曰書禹貢云任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

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崇曰選張衡西京賦陽舒陰慘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崇曰史夏禹紀聲為律身為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崇曰記云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壯九重於內崇曰選宋玉九辨君之門以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崇曰陶潛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彼昏不知崇曰詩云瑶其臺而瓊其室崇曰汲冢古文曰夏桀作瓊宮瑶臺殫百姓之財商紂作

瓊室立玉門也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崇曰書云唯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丘其糟而池其酒崇曰史紂以酒為池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崇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勿貴難得之貨崇曰老子云不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崇曰詩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崇曰史紂智足以拒諫闢之夏王據饋頻起崇曰淮南子紀論訓禹一饋而十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崇曰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以為不可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徙其半安彼反側如

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崇曰本紀常有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崇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用周文小心崇曰文王詩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也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思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彊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縣者輕重自著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

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崇曰黈火苟切前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崇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崇曰書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又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曰萬幾唯人所召崇曰左襄二十三年閔子馬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天祐之崇曰易大有卦云云吉无不利

李義府承華箴高宗時晉王升為皇太子義府為太子舍人上箴云

遂初冥昧元氣氤氳崇曰前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二儀開闢崇曰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三才既分崇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同上司乾立宰出震為君崇曰易說卦乾以君之帝出乎震化昭素朴道映典墳崇曰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功成揖讓崇曰史伯夷傳堯將遜位讓于虞舜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事極華勛崇曰書堯典放勲注言放上世之功化舜典重華注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肇興夏啓崇曰孟蔿章上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降及周文崇曰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再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粤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俗移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緝德離宫體正崇曰離卦彖曰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又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寄切宗祧事崇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九載崇儒三朝問

豎見上注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誠登俎高諭喬枝俯若
思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叡問
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脩塗難測無恃
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而名自闡勿輕微而行彌光佞
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
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
明賸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异匪宗徽烈莫符
天志勉旃繼明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貝州人初仕隋高祖武德初上言

其一臣聞天子有争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王崇曰孝經十五章云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崇曰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於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

從宮女數十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崇曰大業十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鄉亭村塢皆築城十二年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干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乎崇曰大業九年帝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女其知之十年詔百僚議伐

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董衡釋音曰夫絫切半步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崇曰記玉藻篇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崇曰左隱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鷂代笑切盧牟子獻琵琶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崇曰大業二年太常少卿裴蘊表括

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技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髦詠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賓玶音訓曰襦人朱切說文云短衣也待玄武門游戲非詒子孫之傳今散妓者匪韶匪夏崇曰前禮樂志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請並廢之以復邪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崇曰語陽貨篇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崇曰司馬光通鑑此一節云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叅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以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由左右離間而然也

高馮上五事字季輔貞觀間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云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葢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溫厚脩

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遇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董曰昵尼乙切近也自然禮節近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貴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獘畿内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江南河北人頗舒閒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親之家邑入俸稍所教切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

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吏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虛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賓曰輶夷周切輕車也○崇曰隋高祖紀輶軒出使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儀法書奏

太宗稱善

增注唐策卷十